



# 冬日瓦屋山苍茫如远古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军林



冬日瓦屋山银装素裹

瓦屋山，是天地间一张搁置了千年的石桌。远远望去，山顶是平的，平得那样突兀，那样不容分说，仿佛被一柄无形的巨刃齐刷刷削去了尖顶，只留下这广袤的、沉默的桌面。当最后一片秋叶落在石头上，一声轻叹，瓦屋山的冬便开始了。整座山静了下来，收起了夏天的绿、秋天的彩，安安静静地卧在蜀地怀里，等一场从天边赶来的约会。

没人能够准确说出，瓦屋山下雪的时间。可能在某个深夜，造物主在这座独一无二的平顶山上，悄然落下第一笔。先是稀疏的，试探的，像天女袖子一带，不经意掉下的玉屑；后来索性撒开了，漫天都是撕碎的云絮，纷纷扬扬地盖

住山崖深谷。于是，这座雄奇的“桌山”，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张铺到无边白得让人心头发颤的宣纸。

这便是冬日的瓦屋山了——庄重、寂静，苍茫如远古。

可若只有静，山便成了标本。瓦屋山的魂，恰在这极静之后，悄然苏醒——那是人的热气，是呼吸，是脚步落在雪上的声响。当你投奔瓦屋山，走出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，烙在这没有一点瑕疵的雪上，一幅更活更深的卷轴，才真的从山脚开始，朝着云雾缭绕的山顶，弯弯曲曲地铺开。

那是一条路，一条被胆量和念想踩出来的路，人们叫它“天梯”。到了冰雪盖顶的时节，它便有了一个更配得上的名字——“绝望坡”。石阶早就看不见了，换成一道盖着硬冰厚雪又陡得吓人的坡，斜斜插进迷迷蒙蒙的雾里，好像真能通到天上去。爬山的人，就在这里跟冬天的山进行一场最实在的交谈。

脚上套着特制的冰爪，每踩一步，都会听见凿开冰壳的脆响，找一个实在的落脚处；手里的登山杖，成了试探虚实的触角，看着平展的雪面小心地摸索。呼吸是粗的，变成一团团白气，刚离开嘴唇，就被山风一把抓走，散进四周无边无际的冷雾里。四下静极了，静得能听见自己血管里血流的声音，胳膊腿因为一直绷着，微微发抖，那是一种混着累和兴奋的颤

抖。眼睛能看到的，只有前面那个人背上的一点亮颜色，在无边无际的白里，成了唯一的标记。

其实，瓦屋山是大方的。当你终于敢在某一级“天梯”上站稳，转过身，喘一口气的时候，它就把无边的惊喜，猛地推到你眼前。来时的路已经看不见了，沉在奶白色的云海下面。旁边的冷杉和古树，每一棵都成了冰雕玉琢的宝贝，厚厚的“雪凇”裹着每一根树枝，亮晶晶的。阳光偶尔撕开云层，千万点金光就在那些冰粒子上跳着，溅成让人眼花的光点。那一刻，身上的疲乏好像突然被洗掉了，你仿佛不是自己了，只是嵌在这幅巨大画里的一个小墨点，却因为那份艰难的抵达，有了沉甸甸的重量。

等爬上山顶，景象又是一变。刚才那陡和直的挣扎，忽然换成一片极致的平阔。四下里白茫茫，天和地一片白，那雪原平展得像是被天神用大熨斗仔细熨过。云海在脚下很远的地方流着，安静又大气。人站在这里，一种苍凉的孤独感和爬上来后的痛快混在一起，直往上涌。

下雪的瓦屋山，其实还有另外的热闹，另一番人间烟火。在滑雪场里，飞驰的身影划出快乐的弧线，摔倒了、滑远了都伴着脆生生的笑声，把冰冷的白，搅成一锅滚烫的、快乐的汤。在林间空地上，偶尔碰见的“冰雪精灵”——那些穿着漂亮衣服、笑脸像春天的巡游的人——会给你一个俏皮的招呼，一点小小的惊喜，

让童话的颜色，浅浅地抹在现实的雪地上。

当你沿着那条“绝壁飞瀑徒步线”慢慢走的时候，冬天的鬼斧神工，更像一个雕刻家。以前响声如雷、水花四溅的瀑布，这时候全安静了，凝固了。一道道巨大的冰瀑，从崖顶挂下来，晶莹的蓝，好像时间在这儿打了个盹，把最奔流的一刻定格成永远的庄严。水流的姿态被冰完完整整封住，有的像怒放的玉花，有的像垂下的水晶帘子，在幽静的山谷里，闪着清冷又神秘的光。沿着绝壁的栈道走，一边是万丈冰崖，一边是云雾深渊，脚下积雪吱呀作响。人走在这冰和雪的长廊里，竟觉得自己也轻了，透了，好像成了这琉璃世界里一个游动的影子。

当暮色渐渐拢过来，天光从清冷的瓷白，变成淡淡的粉，又染上一抹忧郁的蓝。山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那一点点暖黄在无边的雪白和深蓝里，像不小心洒落的星星，温暖又遥远。白天里所有的声响，爬山的喘气、滑雪场的欢叫、栈道上的惊叹……都渐渐低下去，被越来越浓的夜色和寒气吸走。瓦屋山重新披上它那静默的、巨大的袍子，好像白天的生气和响动，不过是它一次悠长呼吸里，做的一个关于人间热闹的梦。

你忽然明白，这山的四季，大概各有各的魂。春天的芽，夏天的绿，秋天的彩，固然让人喜欢，而冬天，用冰雪当盔甲，用严寒做考验，却把瓦屋山最根本、最硬朗的骨头露了出来。那些穿梭在山间的温热身影，就是这静穆画卷上最灵动的一笔水墨，是寂静宇宙里，人心跳的清楚回声。它让冬天的瓦屋山，不再只是远远看着的风景，而成了可以感觉，可以触碰，可以和它一起跳舞的庞大生命。

# 鸟鸣秋更幽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璟

霜降刚过，手头的工作忽然清闲了些，心也跟着闲了下来。每日上下班，竟不愿再走那径直的大道，总喜欢绕些远道，去旁边的公园里盘桓片刻。

这儿是重庆中央公园，号称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，这里藏着许多野趣。我不经意走进，便像一滴墨水，“叮咚”一声落入池塘中，就慢慢地晕开，化掉了。

我最爱的是那一片接一片的大小草坪，它们坦坦荡荡地绿着。沿着蜿蜒的小径走去，两旁是葱葱郁郁的林荫，有高耸的香樟林，有挺拔的法国梧桐林，有舒展的白果林，有浓密的黄葛林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树。再往里，是些低矮的灌木丛，有红榿木、西洋杜鹃、贴梗海棠、兰天竹，还有很多我也不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，它们密密地挨着，守护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。花语间，廊桥水屿，池塘柳岸，竹林水郡……处处灵秀优雅，含着诗，也藏着画。然而最拨动我心弦的，却不是这些静默的景致，而是那些灵动的、倏忽闪现的小生命——那些鸟儿。它们的鸣叫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疏疏密密地传来，在我听来，竟像是文学里的字、词、句、段，依着天然的平仄韵律，在这天地间，谱写着无人能及的锦绣篇章。

每一处草坪都是热闹的。这里的鸟儿，似乎也沾染了些许市民的闲适，不大怕人。你看那只乌鸫鸟，它通体是烟一般的乌黑，只在嘴角衔着一圈温润的橘黄，像个沉默的老学者。它并不急着飞走，只在草叶间从容地踱步，时而低下头，用尖细的喙翻找着什么。忽然，它昂

起头，喉咙里便流出一串清亮的鸣啭，“唧哩——啾啾，啾哩哩”那声音千回百转，竟仿佛能模仿百舌，将周围的声响都融汇了进去。旁边不远，是几只珠颈斑鸠，颈上那一圈黑底白点的斑纹，宛如戴着一串精致的珍珠项链，衬着它们灰扑扑的羽衣，别有一种朴拙的风致。它们多是成双成对的，在草地上点头啄食，红色的脚爪移动得飞快，发出“咕咕——咕，咕咕——咕”的呼唤，那三音节的韵律，叫人听了，心里也生出几分安详的倦意来。

我的脚步，总是不由自主地被那灌木丛引了去。那里是另一个世界，更幽深，也更隐秘。才站定，便见一抹娇小的碧影，在枝叶间极快地一闪。我屏住气息，等了片刻，它才又探出头来。原来是只暗绿绣眼鸟，那眼睛周围果真有一圈纤柔的白绒，像工笔精心描画上去的，衬得那对黑漆漆的眼珠，愈发显得机灵。它并不怕我，歪着头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，随即发出一连串细碎的、“唧唧啾啾，啾啾唧唧”的鸣叫，如一串银铃被风拂过，清脆得仿佛能滴下水来。正看得入神，另一处的枝叶却微微颤动起来，似有还无。我凝神细看，许久，才瞥见一只长尾缝叶莺，它比绣眼鸟更羞怯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毛，在密匝匝的枝桠间灵巧地穿飞，只留下几声极轻的、“啾啾——啾”的絮语，真像个藏在深闺做着刺绣、怕见生人的小家碧玉。

行至水屿旁，景致又自不同。几株垂柳，将柔长的绿丝绦一直拂到水面上，划开一圈圈涟漪。忽见远处芦苇丛中，游出几只体态优雅的水禽，羽冠蓬松如丝，两肋具鳞状纹，竟是珍稀的中华秋沙鸭。它们“唧唧——咕”地低语着，红喙在水中频频点动，那声音温润如玉，与波

光一般粼粼闪动。这时，一只白鹭，静静地立在浅水处，高长的瘦腿，修长的脖颈，通身的羽毛是那样一种无瑕的、近乎透明的瓷白。它许久不动，像一尊汉白玉的雕像，忽然间，长颈如闪电般射出，尖喙已在水中衔起一尾银亮的小鱼，随即拍拍翅膀，悠然飞去。

正当神驰之际，草坪上忽掠过一道斑斓的身影。头顶凤冠状羽冠，周身羽毛棕栗相间，黑白翅斑如泼墨点染——原是戴胜鸟。它落在草地上，羽冠时而展开如折扇，时而收拢如簪子，长喙轻叩泥土，“卜、卜、卜”地探寻着小虫，间或仰头发出“咕咕——咕”的鸣唱，那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带着远古的韵律，仿佛《诗经》里走出的信使。

从竹林深处，又飘来一阵婉转清扬的歌声，“啾哩——啾哩哩，啾哩——啾！”如清泉漱石，珠落玉盘。我悄悄拨开竹叶，见一只画眉鸟正立于青石上，白眼圈清晰如画，全身褐羽清爽利落。它鸣唱时喉部微微颤动，音调忽高忽低，忽疾忽徐，“啾哩哩——咕，咕——啾哩哩”，竟自成一套复杂的曲式，真不愧是鸟中顶级的歌者。欧阳修所谓“百啭千声随意移”，想来便是这般光景了。

抬起头，目光落在那几棵高耸的南洋楹上。树冠如云，浓绿得化不开。那

高处，想是另有一番天地。几只喜鹊，拖着长长的、宝蓝色的尾羽，在枝丫间喧闹地跳来跳去，“喳喳——喳喳”的叫声里满是欢喜。

我在这园子里漫游，听着，看着，心也渐渐地空了，静了。乌鸫的婉转，斑鸠的浑厚，绣眼鸟的清脆，秋沙鸭的温润，戴胜的沉静，画眉的繁复……这一切，交织在一起，便成了公园里最动听的交响。它们不像人间的文字，需要推敲与琢磨；它们是自然的滴韵，每一个音节都是天籁。我忽然觉得，自己往日沉溺于书卷故纸，寻章摘句，自以为得了文心，却不知这天地间，原本就有着最鲜活、最蓬勃的篇章。

在上班或归家的路上，那一片平平凡凡的鸟鸣，似乎还追随着我，在耳畔，更在心里，久久不散。这无字的天地诗文，怕是穷尽我一生，也读不尽、读不厌的了。

